

毛詩禮徵

陶序

六經之道同歸而卜氏言詩通於禮後明其互相爲用也迨後齊魯韓三家並立毛氏後出獨存康成作箋雖時不用毛義要亦不離其宗惟鄭深于禮每以禮說詩蓋漢人專門傳授恒詳于制度名物畧于義理不獨詩爲然而學者卽可因是以求三代經曲之迹與聖作明述相遇于一堂猶旦暮也後世高談性命逃之於空虛議論日多而無當於實用學術之所以不能如古蓋在是矣涇川包

孝廉世榮之說詩也但取詩之涉於禮者疏通而證明之其于興觀羣怨之旨溫柔敦厚之教夫人所能道者不屑屑焉其分門别類大端倣陳祥道禮書及秦氏五禮通考閎綱細目不必盡具而以資小學廣多識猶之五都肆也夫議禮之家紛如聚訟後生讀之往往不能終卷君條舉件繫如肉貫串可不謂樸學者歟書刻于君歿之後君從兄世臣惜君年不永他所著未就惟此書已有定本亟鐫以傳之于世而君嘗與友人牋謂此書殊不

足發明鄭氏但徵舊文供制舉家摭拾而已良甘苦自道之言以覘世之轉相剽賊詡詡然自命著述而居之不疑者其相去奚啻霄壤哉觀此書者旣服其賅通之學又以見其不自足之心也

道光八年春安化陶澍

陳序

子夏發禮後之說夫子嘆其可與言詩此以禮說詩之所由昉也漢書稱詩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今讀故訓傳如國風之葛覃揚之水大車檻檻無衣二雅之伐木楚茨生民鳬公劉雲漢皆據三禮以立說儀禮雖出孝文時而其傳未盛周禮禮記至河間獻王始顯時毛公已爲河間博士以獻王好儒與諸子言樂事者共采周官以作樂記則毛氏之學于禮至精故鄭氏注三禮其說詩用

三家最後見毛公義長乃作箋以薦成毛義而後之排鄭學者謂其以禮說詩不合毛氏外矣同年生安吳包君愼伯身通六藝尤長于詩禮以其學授哲弟季懷季懷用功精深愼伯每嘆爲絶迹予與愼伯游好因識季懷嘗問爲學之方季懷之言曰虛心以取之細心以求之平心以決之求是不得不敢自恕也見善卽遷不敢自是也處則期爲敦詩說禮之儒出則欲成不愚不煩之教其立志之堅積力之久不幸早世未見施爲所著有毛詩

禮徵十卷學詩識小錄十三卷愼伯切人琴之痛先爲刻毛詩禮徵以予與季懷善使爲之序予受而讀之其書以禮爲綱以詩爲目條舉件繫舉凡儀節之繁縟名物之紛錯學者畢世所不能條晰者展卷了達發越如置身三代之前而升降揖讓于其際不加辨難而詩人立言之本意與毛鄭傳經之微旨可尋繹而自得之信三千之要刪三百之綱紀高密許其遠紹君卿嗟爲後至不獨傑然于近世詩說諸家已也而季懷顧自以爲不足發

明鄭氏僅徵舊文供制舉家摭拾令人慚恧是何詞氣謙抑亦有味乎其言之也史記序六經授受源流必載其弟子多至大官漢書亦謂武帝立五經博士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傳業寖盛今季懷之書託體于詩儒生肄業之始也要歸於禮君子安雅之終也篇第不繁本末賅備佔畢家明其條貫擷其菁華固足以壯文采而奪前席矣然

國家設立科目雖決于一日之文實以待經明行脩之士讀是書者果能學季懷之學而志其志是

郎季懷所以自爲而爲人者也雖爲制舉家摭拾

夫復何憾若但取其文簡事明便于記誦以爲弋

獲之資則其書行之愈盛而季懷之不慊滋甚矣

予故表而出之以告天下之善讀是書者

道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江夏陳鑾芝楣氏序

熊序

六經獨詩爲完書古今論者無異詞然欲得其解
難矣其意微其情結轖不能自自不得已而托之
草木鳥獸蟲魚彼固有難以言傳者存而後人强
欲以言通之不鑿即荒又安足怪小序古矣惟楚
茨諸詩皆以爲刺幽王後人不免於疑余竊謂詩
爲太師所采陳古刺今非必盡作者之意古來說
詩之精無過孟氏能得孟氏意者無過毛公毛傳
之簡毛傳之所以微所以爲善逆詩人之志也惟

商以卵生周由跡乳毛公不用其說按經讀之當以鄭氏爲優唐宋以還說詩者如牛毛聚訟紛爭各持門戶其中嚴呂最著近婺源陳氏毛詩稽古編所見似又出嚴呂之上第堅持古義未免爲通人之蔽前賢具在好學深思此心不昧也道光改元余隨蕭山湯侍郎典試江南得經術士居多而包君季懷尤其傑也君爲漢大鴻臚後慨然以說詩自任於書無所不讀而一歸之於詩著有訓詁八卷草木二卷鳥獸一卷蟲魚一卷輿地一卷名

曰學詩識小錄又述吉凶典禮宮室車輿衣服飲食器服樂章十卷共二十三卷三十餘萬言貫穿馳驟分散探纂通洽而不牴牾意逆而不穿鑿直欲爲詩學門庭留此法物年甫强仕克其願力必足超越衆家直闖毛氏之微乃天不假之年得慎伯寄來行狀閱之令我心惻聞季懷家貧白首在堂黃口在抱持此遺編將誰與屬爰書數語寄慎伯有能爲季懷壽此編者卽以余言爲嚆矢可也

道光六年冬十有二月新建熊遇泰東園甫

毛詩禮徵序

季懷以嘉慶戊辰秋始學詩至丙子冬推鄭氏以禮說詩之意爲書十卷有自序而無大名旣而棄之又六年乃成學詩識小錄十三卷于其不祿也已拔淚次之于狀今年春撰集遺書檢得致仲虞書稿有曰學詩八年自謂有得奮然欲述詩禮原鄭一書今編次粗就殊不足發明鄭氏僅徵舊文供制舉家摭拾而已覆閱之令人慚恧而家伯氏以爲不可焚棄俟異日之删定足下若見此稿

本殆當鄙夷不以齒于吾黨也葢季懷之深于詩
而不自滿假者有如此然孟瞻孟開反覆其書僉
謂援引淹通實足導來學之前路故原季懷本意
名之曰毛詩禮徵先校而梓之其蘩草紛糾鉤勒
拉雜間有繁複待芟統類未一之處則子韻孟瞻
賓叔孟開與賓叔之友陳君牧夫陳君檄庭共有
事焉子韻孟瞻賓叔孟開與季懷爲道義交而陳
君則聞聲相思未嘗謀面者信乎其皆成美之君
子亦以見季懷之善擇交也仲虞遠在攡德相距

且千里將來郵寄成書如指摘疵類當更正者削
楮以從囦季懷之意也道光七年六月十九日從
父兄世臣書

清故揀選知縣道光辛已舉人包君行狀

曾祖煥章字堯文國子監生鄉飲介賓

祖輯五字覲之縣學生　貤贈文林郎福建侯官縣知縣

父艮粢字亜侯道光　登極恩詔賜級九品

安徽涇縣鬒山鄉十一都二圖包村二甲僑江蘇上元縣城北和會街包世榮年四十三狀

君字季懷姓包氏包氏祖漢大鴻臚曲阿咸鴻臚與子福以魯詩論語相繼爲章和二帝師宗始有

望于周隋之際則東海愷愉昆弟並以漢書顯于
唐則潤州融與二子何佶以詩任城文該以書著
聲開寶間于宋則合肥孝肅公尤知名涇之包氏
宗合肥南宋乾道中忠五教授于涇因家焉然曲
阿潤州皆今丹徒而丹徒族人願宗合肥云孝肅
有曾孫三長居涇次居貴池季居丹徒在貴池者
則云自震山轉遷以涇為宗不審教授于孝肅世
次何別也教授傳十有餘世至明之季處士悠芳
負販于和州歲暮將歸而聞鄰婦哭甚哀詢知以

負債故賣妻遂罄貲代償歸告家人以生涯折閱
而已順治中有和州人自九華山進香返過包村
言其父母遺命必朝山爲包布客報德時處士君
已病甚拜于牀前乃前鬻妻者得留而生之子也
其事乃聞于人處士再傳而至鄉賓君孤貧以析
薪爲生而事節母孝友于兄接人信義以見重鄉
邑本府長洲宋府君數表其門曰雍睦流芳文林
君爲鄉賓君長子始業儒有子五其叔則九品君
于世臣爲三世父娶于翟生四子君爲其季君生

始十月而世母病歿時予母育季妹有乳文林君
命并撫焉稍長從文林君寢處五門食指殆從數
十無升斗之仰年及童丱皆四出覓食三世父貿
易于江寧之南鄉爲予考府學君集村童世臣從
而授館焉惟二世父縣學君在家授讀侍文林君
文林君愛君甚謂必成成名不令習異業使就學縣
學君然應門赴市無代者或至往返十餘里求質
庫君故督又不得專意几席以故年過成童中經
尚未能成誦然試筆爲文時有奇氣矣嗣予攜君

同遊揚州與爲約曰吾年少不幸盜虛聲于斯世奔走食力給俯仰學無根柢而詞有枝葉常用自慚吾先世以經史立家法中葉衰遲吾弟性沈銳能守寂寞修復先業其在茲乎期以十載勉之矣君對曰詩固先業也請學詩君謂毛公恪遵雅訓義最優簡質難曉故鄭氏時出別義以補之非好學深思者莫能猝通或又以私意附會俚言破道至于草木鳥獸之性質體用詩人所由托興也又古人習于禮故舉時舉地舉器服卽以見得失寓

美刺斯三者有一不明晰則茫然不得其解雷聲
瞽說詩義幾晦爰托始于嘉慶戊辰以訖道光辛
巳十有四年寒暑不輟成訓詁八卷草木二卷鳥
獸一卷蟲魚一卷輿地一卷共十三卷十有六萬
言名曰學詩識小錄逑吉凶典禮宫室車輿衣服
飲食禮器樂章者十卷末有大名共三十萬言學
詩識小錄十三卷中唯輿地一卷爲刪改未定之
本詩禮十卷則初稿數欲焚棄而幸存故笥者其
貫穿馳騁分散探篡洽通而不牴牾意逆而不穿

鑿可以爲明述之雅儒者也然夸者則徒見爲耳目之廣採掇之勤而已君以治詩故于載籍無不蒐覽尤好荀卿屈原呂不韋太史公書班陳范三史杜氏通典司馬氏通鑑每歲必數過流覽文選及漢魏以來至近世詩文總集專集深通文法明于激射隱顯繁簡疾徐得失之故凡予有所著述必先示君君指摘疵纇予應時改正十四五久久審之則君之所言無不當者蓋善論文辭亦莫君若也然自著詩文甚尠嘗謂覽近人纂作率未見

共精善然自爲之則手不稱意隨俗操筆徒增來者訾議耳君性雖佚蕩然以廉隅自礪揚州四達之鄉士人爭衒鬻以徼名利君旅居于是且二十年常閉戶不通人事遇積學敦行之先進則以弟子行自處于聞人華士蔑如也然善資友以自淑前後以所業相質難切正者同縣則胡承珙墨莊同府則旌德戴顯忠遂良饒耀南漢章同省則桐城姚東之伯山欽洪敏回子駿外省則長洲宋翔鳳于庭武進董士錫晉卿張成孫彥惟丹徒柳興

宗賓叔山陽丁晏儉卿嘉定潘鴻誥望之仁和龔自珍定庵文登畢亭恬溪長沙黃曇霽樓邵陽魏源默深而甘泉薛傳均子韻儀徵劉文淇孟瞻旌德姚配中仲虞族子慎言孟開四人者尤務實不近名博洽有文采君子之徒也與君志趣如一講貫至久故論交爲尤篤君又嗜書肆力率更而筆勢轉換則兼大令北海有蘊藉然常以閑入中岳爲歉君所嚴事者侍郎仁和戴公敦元金溪爲其多聞而篤實以清操先天下也謂陽湖張琦翰風

詩詞逸宕性毅直而與人可親謂吳沈欽韓文起
强識雄文而學明統類誨人不倦足以息驕客風
惰廢皆執禮于師友之間于古文推陽湖惲敬子
居爲百年巨手而謂定庵文情奥衍富齒淹聞造
詣未可量于制義推盧龍蔣第次竹于書推懷寧
鄧石如頑伯其次則諸城劉文清公讀高郵王念
孫懷祖廣雅疏證嘆其精識過休寧戴氏唯憑肌
爲疵讀宛平徐松星伯漢書西域傳補注嘆爲絕
倫諸城懷寧君皆不及見君之隨計也謂可見高

鄉面質疑義而年逾八十不能接後進矣君深用
爲憾君年十九始應童子試八試始遇督學長洲
徐公頲嘆君文沈麗爲八府五州所無拔府學第
一然幕中士不能喻爭欲黜之及拆封知爲予弟
乃大服徐公笑曰如此才固不愧爲愼伯弟然豈
復藉兄以名哉應鄉試五道光紀年侍郎蕭山湯
公金釗編修新建熊君遇泰爲主試無極劉君本
夔爲同考以君四書義用古注不中程而五經醇
茂五策擅場遂擢以鎮榜丙戌報罷偕予南返以

七月初至揚州聞世父于夏間患足亟赴侍九月初二染時疾初十日語其夫人曰吾不起矣耄父幼子以累卿吾女已許仲虞甥後卽歸姚氏童養之卿撫長子至六歲以屬仲虞撫次子至六歲以屬孟瞻爲吾教誨之必成立卿尚不至煢老無依也夫人泣請留書爲託君曰孟瞻仲虞與吾爲道義交二十年非歧視生死者是後遂不復有言以道光六年九月十八日疾革先是世父猶冀病勢有瘳及十五日夜聞異香滿室如是三夕竟不起

適戚黨同里翟惟善楚珍自都返撫屍乖溺賁其賻得以成殮予聞訃奔哭並從世父卜兆域于江寧縣南鄉正龍山之麓將以次年歸君之嫓配王氏會稽望族習禮能安貧子二長士鐸甫三齡次士銓君卒八日而後晬君好學如是而不祿貽背拊轉黃口扶茸禮堂之篤定未聞通邑之傳人難必生民至戚備于身後豈謂同產恩私實亦有志吾道者所共悼痛故縷述行業以告君之執友及

當世鉅儒錫銘誄以慰泉壤且使來學有所徵信則斯文之厚幸匪惟衰宗子姓沒齒不朽已也道光六年冬十月八日從父昜世臣抆淚謹狀

墓表

道光六年冬愼伯自揚州馳書以其弟季懷狀來乞表墓之文予爲位而哭之覆閱其狀則于季懷立品之峻信道之篤擇交之愼與學業之遠至著述之可久者詳哉其言而言之醇茂怵愴是必可傳示來茲以取信當世之君子矣予復何以加于此然與愼伯季懷交數十年愼伯與予同歲生而稍後季懷則後予生者九歲予皆弟畜之而愼伯事予如兄季懷事予如師若無言以質寃穸是永

長逝者之憾而莫慰愼伯人琴之痛也予以嘉慶已巳春識季懷于揚州時季懷始治毛詩正義舉箋申傳說而疏誤以爲破毛者十數事相是正詞甚博辨予方激賞精識而愼伯呵之謂治經先事壘守毋遽生論議及壬申癸酉之閒予假館鮑通政家與季懷相去不三四里毎過從必及今古制度文爲因革之故自故明上溯秦漢以推本于周官予爲遂事剖析季懷領受與駁難閒發久久則有相說以解之樂葢兩年中聚晤百餘次未嘗有

燕朋燕偁之一言闗乎其户也嘗自謂欲著詩禮原鄭一書發鄭氏以禮說詩之旨而明詩人發情止禮之宗凡子史百家之有合詩說者要歸于禮以條别其得失甲戌别去季懷書尚未脫稿是後數年始一見須見出其書稿盈尺乙㳄至不可辨惜倥偬未能盡讀也葢其用力精進進而不止又與儀徵劉文淇甘泉薛傳均旌德姚配中及其族子慎言日以道義相切劘四君皆人豪慎伯所深嘆季懷之學實資以成慎伯言論丰采震動一世

而季懷顧若造次不能自達者愼伯通人情之原據今以溯古常以肊測而合于鄭氏十八九季懷學一本愼伯然必稽之古昔以證驗近世人情而求其合其于愼伯庶幾能引伸所長以補綴其短缺者矣予學無專家惟不好近人嘉定錢氏金壇段氏餖飣之說愼伯所見至大而所取則廣于錢段皆修先進之禮故季懷所爲書其說每有近錢段者然其由醇而肆以博反約則與婺源江氏休寗戴氏相上下得永其年同列無與爲匹偶遽爾

凋謝予故以二十年契合之要著于篇其世家生卒已詳狀者皆不贅及而申之以辭曰

維揚都會君羈遊軒裳襍遝如撮投杻怵錢刀汗駭流君固抱書無所求陳編堆屋日咿嚘懸步獨出尋朋儔討論古義不能休飢腸軋軋繅盆抽自謂腹果饜肥牛確然著述垂千秋騏驥荷重方山邱欻勿中道委長轍父哭壯子妻馮夫天殲善士將何尤同志抿泣不自聊雅部哉色亡雙袍吾文何足爲子誄以志雅故幽堂陬道光七年冬十有

一月寧國縣訓導吳沈欽韓文起甫譔

自序

魯論曰學詩乎學禮乎小子何莫學乎詩榮從從父兄慎伯先生游受毛鄭氏詩鄭君禮家也其注禮多主韓詩說晚見毛詩以其義優乃箋毛然時有破毛者亦不盡據三家如采蘋破毛禮女爲教成之祭據禮父禮將行之女毋薦無祭事綠衣破毛綠間色爲祿衣據禮女子既嫁公私服無綠色諸侯夫人二翟祭服之下以鞠衣黃爲上展衣白次之祿衣黑又次之衆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

各以等次其服州吁母賤當服祿黃裏者言以上
衣之色裏又次又禮婦人衣裳不殊色黃裳者言
黑衣而黃其裳夫人入御于君於禮服祿莊姜當
夕而君不見答故即所服以起興遂以見妾上僭
亂則必至司晨階厲滅禮傷度國無與立如是之
屬皆以禮說詩立義高遠始知非學禮無以言詩
因探玩三禮鄭氏注孔賈義疏而旁稽史記前後
漢書三國志杜氏通典據詩文分五禮以引其緒
稽宮室衣服器物之制度次其條目原其終始其

有在詩無文亦備著小名使前後節次瞭如用祛迷惑亦或推廣詩意附類詳說如魯之郊禘附論郊禘之下存郊附論四郊兼及感生帝爲祖所自出駁正趙伯循當以始祖之父之謬禓衣襲衣附論于深衣中衣之下之類其儒先師說互異者並行甄錄不存軒輊家伯氏嘗嘆杜氏憲章鄭氏毀殘以補缺茂然制作之器爲鄭氏肯搆之肖子然非末學所敢方儗也若不知而作是其末師榮雖不敏敢蹈覆轍匪云專家聊備遺忘亦爲治詩卒業即當學禮先具梓材期濟涇海也

嘉慶二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涇包世榮季懷甫

凡例

一凡所徵引各疏原文太繁畧有刪節昔康成注經其所引書以意增減不盡全文厥後賈孔作疏以及杜君卿馬端臨所著書莫不皆然此編亦倣其例

一行禮節次大夫士之祭禮備載儀禮其天子九獻之儀孔疏以少牢特牲推之他皆闕如杜君卿所著通典祀典以外若射饗巡狩之類鈎稽羣經備舉節次洵屬偉觀馬端臨承

用之無所改易茲編總叙一本通典其注亦
用通典原文

一宮室車輿衣服飲食通典所載甚畧茲則考
核羣書别爲總叙以名物瑣細不似行禮儀
節可以畧舉大凡故注釋頗備亦有從其畧
者飲食中如黍稷稻粱之類别詳所著識小
錄中茲不復贅

一書中所引經文如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一
載備媵類一載婦教類蓋以二說不同凡似

此者皆兩載之

毛詩禮徵目錄

卷一

卷三

毛詩禮徵卷第一

郊天

總敘通典夫聖人之運莫大乎承天天行健其道變化故庖犧氏仰而觀之以類萬物之情焉黃帝封禪天地少昊載時以象天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高辛順天之義帝堯命羲和敬順昊天故郊以明天道也所從來尚矣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周

制冬日至祀天于地上之圜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牲用一犢幣用繒長丈八尺王服大裘其冕無旒尸服亦然乘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罇及薦菹醢器並以瓦爵以匏片爲之以槀秸及蒲但翦頭不納爲藉神席配以帝嚳其樂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

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其感生帝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其壇名泰壇在國南三十里禮神之玉用四圭有邸（邸本也圭本共一璧）只有二寸牲用騂犢青幣配以后稷其配帝牲亦騂犢其樂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日用辛又王者必五時迎氣以示人奉承天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令于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于其郊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皞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

秋以少皞冬以顓頊其壇位各于當方之郊去國五十里內曰近郊爲兆位乎中築方壇亦名曰太壇而祭之禮神之玉按大宗伯云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黃琮禮地則中央也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牲用犢及幣各隨其玉色樂與感生帝同祭前期十日王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又總戒羣官曰某日有事于昊天上帝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乃習射于澤宮選可與祭者其日王乃致齋于路寢之室祭日之辰雞人夜呼晨以叫百官

巾車鳴鈴以應雞人。典路乃出玉路。建太常。大司樂既宿縣。遂以聲展之知完否。王將出。大司樂令奏王夏。王所過處之人。各于田首設燭以照于路。又喪者不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祭前。掌次先于丘東門外道北。設大次小次。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掌次張氈案。設皇邸。以壇爲牀于幄中。邸後版也。若屏風。染羽象鳳皇羽也。王服大裘而立于丘之東南西面。大司樂奏圜鍾以下之樂以降神。若感生帝及迎氣則奏黃鍾以下之樂。次則積柴于丘壇上。王親牵牲而殺之。次則實牲體玉

帛而燔之謂之禋祀，次乃掃于丘壇上而祭，尸服裘而升丘也，王及牲尸入時，樂章奏王夏肆夏昭夏，就坐時，尸前置蒼璧，又薦籩豆及血腥等為重古之薦，王乃以匏片為爵，酌瓦甒之泛齊以獻尸，為朝踐之獻，朝踐即朝事，祭宗廟薦血腥之事 五齊七獻，畢獻之後天子舞六代之樂，若感帝及迎氣，天子舞當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也。

說曰郊丘之說互有不同，歷代諸儒各執所見，雖有爭論紛起，大凡不出二塗，宗王子雍者，以為天體唯一，安得有

六。圜丘之與郊祀。實名異而體同。所云帝者。兆五人帝于四郊。豈得稱之天帝。一歲凡二祭也。宗鄭康成者。則以天有六名。歲凡九祭。蓋以祭位有圜丘太壇之異。用樂則黃鍾圜鍾有差。牲乃騂蒼色殊。玉則四珪蒼璧。祭名且同稱禋祀。祭服又俱用大裘。畧舉大綱。不復細數。

按毛詩中雖有夏正郊天以稷配。無圜丘及五時迎氣事。

昊天有成命序。郊祀天地也。

正義云謂于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也禮祭祀天地非止一事此言郊祀天地不言所祀之神但祀之于郊而天地相對唯有此二神耳何者春官大司樂職曰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以二至之日祭之于丘不在于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大司樂又曰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注云天神謂五帝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于南郊地祇所祭于北郊謂神州之神也此郊祀天地俱言在郊而天地相對故知是所感之帝神州之神也其祀天南郊鄭云夏之正月其祭神州之月則無文此序同言郊祀蓋與郊天同亦夏正月也

生民序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

稷故推以配天焉

思文序后稷配天也

正義云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于后稷故推舉之以配天謂配夏正郊天焉祭天而以祖配祭者天無形象推人道以事之當得人爲之主禮記稱萬物本于天人本于祖俱爲其本可以相配

附王者之後郊及魯郊

生民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箋云任猶抱也肇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爲已下此四穀之

故則偏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于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

以與嗣歲〈箋〉云以先歲之物齊敬犯軷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

按正義后稷惟有祈穀之郊無圜丘之郊與春秋時魯郊同

長發序大禘也〈箋〉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

正義云鄭志趙商問此云按祭法殷人帝嚳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以嚳配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爲圜丘之祭不審云郊何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詩之大禘宜爲圜丘之祭探意大過得無誣乎禘者祭名天人共云是鄭解此禘爲郊天之事也

按馬昭云長發大禘者宋爲殷後郊祭天以契配不郊冥者異于先王故其詩詠契之德宋無圜丘之禮唯以郊爲大祭且欲別之于夏禘故云大禘正義以非鄭旨駁而不從今姑備一說云

右王者之後郊

閟宮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箋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以配之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此皇祖謂伯禽也

正義云論語曰皇皇后帝注云帝謂太微五帝此亦云皇皇后帝直云謂天者以論語說舜受終于文祖宜總祭五帝魯不得徧祭五帝故直言謂天謂祭周所感生蒼帝也故明堂位祀帝于郊之下注云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君所祭唯祭蒼帝耳蒼帝亦太微

五帝之一故同
稱皇皇后帝焉
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于天下命魯公
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公孟春乘
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
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郊特牲疏云魯之郊祭
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
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啟蟄而
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
康成之說則異于此也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
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
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
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
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答王肅之
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則宣三年正
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
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若杜預不信禮
記不取公羊穀梁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

雩。

按五經異義古毛詩說逮上龍旂承祀以下。皆作郊祀說時祭已見下文秋而載嘗以下。似春秋匪解享祀不忒。應屬郊天爲理長。鄭不從者。据明堂位文也。然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與巾車之掌爲不合。究不若此詩爲得實也。又案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注云非猶失也。後人誤會非禮之語。或据呂氏

春秋以爲平王以下始郊世本古義即據此詩以爲郊自僖公始妄生議論春秋繁露云周公傅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于天道故成王令魯郊也則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無可議

右魯郊

雩

總叙通典周制月令建巳月大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禜祭法雩禜祭水旱鄭云雩禜水旱壇於南郊之旁雩祭天地故從

陽位。以總五天。不可徧在四方。故于南郊。配以五人帝。通考。月令仲夏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飭鐘磬柷敔。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鄭注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著正雩此月失之矣。此孟夏大雩也。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有一曰索鬼神。鄭司農云。救饑之政十有二品。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造巫恒。恒。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女巫。旱嘆則

舞雩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疏曰此歌者憂愁之歌若雲漢之詩是也舞師教皇舞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帥而舞旱暵之事稻人旱暵共其雩歛雩時所發歛公羊傳曰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穀梁傳曰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此因旱而雩也

噫嘻序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箋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

正義云謂周公成王之時春郊夏雩以禱求膏雨而成其穀實必知雩祭亦是祈穀者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爲祈穀之明文按禮記大傳注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

以生蒼則靈威仰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然則夏正郊天祭所感一帝而已月令注云雩祀五精之帝則天雩祭總祀五帝矣郊雩所祭其神不同此序並云祈穀于上帝者以其所郊之帝亦五帝之一同有五帝之名故一名上帝可以兼之也

右孟夏之雩

雲漢 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正義云徧祈羣神所祭者廣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或用太牢或用少牢祭法曰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禳祈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寒暑不時或禳之或祈之是說祈禱之祭用牲也祭神又用玉器大

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珪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祼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是祭神所用故云禮神之圭璧已盡

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傳）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箋）云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

正義云月令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已下若句龍后稷之類彼以經無羣公之文故鄭注百辟之文兼羣公矣此則羣公與先正別文故以先正爲卿士以下凡有采地皆稱曰君舉衆言

之故謂
之百辟

右因旱而雩

大享明堂

總敘通典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唐虞祀五帝於五府府者聚也言五帝之神聚而祭于此堂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計白曰明紀黑曰元矩夏后氏享祖宗于世室殷人曰重屋周制季秋大享於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謂祀昊天上帝先儒所釋不同若以祭五帝則以天帝皆坐明堂之中以五人帝及文王

配之五官之神坐于庭中以武王配之通名曰祖宗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爲父配祭于上武王爲子配祭于下如其所論非爲通理但五神皆生爲上公死爲貴神生存之日帝王饗會皆須升堂今死爲貴神獨配于下屈武王之尊同下坐之義爲不便意爲合祭五帝于明堂唯有一祭月令所謂九月大饗帝于明堂也五帝及神得坐于上以文武二祖汎配五帝及五神而祭之以文王配祭五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祭五神則謂之宗明

二君同配故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夫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所以名祭爲始尊者明祭之中有此二義

我將序祀文王于明堂也

正義云此言祀文王于明堂卽孝經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祀文王于明堂謂大享五帝于明堂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注云大饗五帝于明堂莫適卜月令季秋是月也大享帝注云言大享者徧祭五帝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是于明堂有總祭五帝之禮但鄭以月令爲秦世之書秦法自季秋周法不必然矣故雜問志云不審周以何月于月令則季秋正可不審祭月必有大饗之禮明堂是祀天之處知大享當在

明堂文以孝經言之明堂之祀必以文王爲配故知祀文王于明堂是大享五帝之時也其餘明堂之祀則法小于此矣玉藻注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論語注云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此經言維牛維羊非徒告特牲而已故知非告朔之祭也雜問志云四時迎氣于四郊祭帝還于明堂亦如之則四時迎氣亦祀明堂但迎氣于郊已有祭事還至明堂不可不爲禮耳其盛乃在于郊明堂之祭不過與告朔同也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之神于明堂曰祖宗則明堂之祭武王亦配之矣此唯言祀文王者詩人雖因祀明堂而作其辭主說文王故序達其意唯言文王耳

唐沈伯儀云帝嚳郊稷不聞于二主明堂宗祀始兼于兩配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爲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帝周公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不言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

理未齊于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于尊嚴故孝經緯云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也此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

正義云此祀文王于明堂則是祭天矣禮稱郊用特牲祭法云燔柴于泰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亦當用特牛矣而得有羊者祭天以物莫稱焉貴誠用犢其配之人無莫稱之義自當用太牢也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是配者與天異饌明其當用太牢此祀有文武爲配于禮得其有羊也

禘 息民附

總敘通典禘之義曰伊耆之代而有其禮古之君

子使之必報之是報田之祭也其神神農初爲田事故以報之或云神農即伊耆也若爾則神農初爲田事不可自祭爲先嗇此說非又云神農伊耆一代總號其後子孫爲天子者始蜡祭其先祖造田者故有先嗇樂以凷桴土鼓凷塊同桴謂擊鼓之物以土塊爲桴夏后氏更名曰嘉平殷更名曰清祀周因之復名大蜡以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春官宗伯以疈辜疈疈牲胸也疈而磔之謂磔攘及蜡祭祭四方百物其祭以主日也配以月餘百神從祀于下所蜡之神有八一曰先嗇二曰司嗇先嗇若神農爲主司嗇若稷爲佐三曰農田畯也古之先教田者四曰郵表畷謂田

畯于田井畔相連之所造田舍焉為郵亭屋宇督約百姓之處五曰貓虎鼠豕能為田害故迎貓虎之神祭之六曰防防所以蓄水亦以障水七曰水墉溝也所以受水亦以洩水八曰昆蟲螟螽之屬能為穀害索鬼神而致百物用六奏之樂又云䄍則飲豳頌擊土鼓八䄍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䄍不通以謹人財也順成之方其䄍乃通以移人也服以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既䄍而收民息已故既䄍君子不興功

甫田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箋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

正義云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蜡也者索也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也是說大蜡之祭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臘門閭及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是說休息之事也郊特牲蜡祭之下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既蜡臘先祖五祀于是勞農以休息之是臘即蜡之後與蜡異也郊特牲止云息田夫不謂之臘必知月令之臘與特特牲息田夫爲一者郊特牲說蜡祭之服云皮弁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其下別云黃衣黃冠而祭明非蜡也又曰既蜡而收民息已既蜡乃云息民明知息民非蜡臘與息民蜡後爲之與蜡同月若不爲蜡則此事亦廢事皆相將故繫之蜡

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箋慶賜也年豐則勞賜農夫益厚既有黍稷加以稻粱報者爲之求福助于八蜡之神萬壽無疆竟也

正義云蜡在息農夫前而後言之者以祭雖在前而福慶是將來之事故後言之以結篇也

靈星

總叙通典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于國之東南東南祭之就歲星之位也歲星爲星之始最尊故就其位王者所以復祭靈星者爲人祈時以種五穀故別報其功也五經通義云靈星爲立尸故云緣

衣其紑載弁絿絿傳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今按鳧鷖詩每云公尸据傳天子諸侯祭社稷尸也今祀靈星言公尸未詳所出

絲衣序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正義云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此以否

方丘

總敘曲禮䟽云地示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于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示于

北郊二也其配地之神孝經旣云后稷爲天地之主則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周人以嚳配圜丘亦當配方澤也　通典王者父天母地故庖犧氏俯而觀法焉顓頊乃命火正黎司地以屬人夏以五月祭地祇殷以六月祭周制大司樂云夏日至禮地祇于澤中之方丘其丘在國之北禮神之玉以黃琮牲用黃犢幣用黃繒王及尸同服大裘配以后稷配與曲禮號不同其樂則大司樂云凡樂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

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其神州地祇謂王者所卜居吉土五千里之內地名也玉用兩珪五寸有邸牲用黝犢幣用黑繒其壇于北郊築土爲壇名曰太折配亦以后稷其樂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備五齊（神州則七四齊）獻王及尸服齋戒乘路酒罇薦葅醢之器藉神席槀秸蒲越及雞人呼晨司樂宿縣掌次設次大宗伯攝亞獻並如圜丘其日王服大裘立于方丘東

南西面乃奏函鍾爲宮以下之樂以致其神訖王又親牽牲取血并玉瘞之以求神謂之二始尸前旣置玉幣等訖次則王以匏片爲爵酌瓦甒之泛齊以獻尸位謂之朝踐次大宗伯亦以匏爵酌醴齊攝王后之獻凡二獻也次薦熟于神座前畢王更以匏爵酌盎齊以獻尸大宗伯以匏爵酌醍齊亞之所謂饋食之獻謂薦熟凡四獻也尸乃食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大宗伯次酌饋食之醍齊以亞之所謂再獻凡六獻也次諸

臣爲賓酌沈齊以獻尸凡七也王每獻酒皆作樂一終

按詩無夏至方澤之祭唯夏正祭神州于北郊

昊天有成命序郊祀天地也

正義云周人木德感蒼帝靈威仰而生祭之于南郊神州之神則祭之于北郊其祀天南郊鄭云夏之正月其祭神州之月則無文此序同言郊祀蓋與郊天同亦夏正月也

按大宗伯以黃琮禮地注云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典瑞兩圭祀地注謂祀北郊

神州之神。又大司樂以祭地示。謂神州地示皆出。謂主崑崙。通典皆依鄭注。後儒以禮無北郊之文。致生異說。如蘇軾据此序謂天地同處。陳汲謂祭地止于方澤。無崑崙神州之異。胡宏謂既立社。不宜立北郊。諸說故背鄭氏。五禮通考云。考漢書郊祀志。載匡衡張譚議。有祭天于南郊。瘞地于北郊。及翟方進等有南郊定天位。北郊就陰位之議。去古未遠。其言必有所本。不止鄭注爲可据也。

社稷

總叙　通典顓頊祀共工氏子勾龍爲社烈山氏子柱爲稷高辛氏唐虞夏皆因之殷湯爲旱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勾龍無可繼者故止周制天子立三社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於庫門內之西立之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於籍田立之亡國之社曰亳社廟門之外立之諸侯立三社祭法云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於皐門之西立之自爲立社曰侯社亦於籍田中立之亳社立處蓋與天

子同大夫以下立一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
社曰置社但立名雖異其神則同皆以勾龍配之
稷周棄配之社者五土之神稷者五土之中特
指原隰之祗社壇在東稷壇在西俱北面壇築墻
開四面門天子之社則以五色土各依方色爲壇
廣五丈諸侯則但用當方之色爲壇皆立樹以表
其處又别爲主以象其神大夫以下但各以地所
宜之木而立之禮神之玉葢用兩圭有邸其牲王
制云天子祭社稷皆太牢諸侯祭社稷皆少牢皆

黝色用黑幣日用甲祭日之辰王及尸皆服絺冕樂則大司樂云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用三獻其禮取血先瘞于所祭之處以爲祭始次則禮神以玉時尸前薦爛肉及脯醢籩豆王則酌大罍中酒以獻尸所謂朝踐之獻是爲一獻至薦孰時宗伯則攝后酌以亞獻所謂再獻尸食訖賓長酌醑尸謂之三獻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亳社有所祈求禱祠則祭之以刑

官爲之尸。喪祝掌其禮

緜乃立冢土。傳冢土。大社也。

正義云太王立此社。文王後取其制。以爲天子之社。故以冢土言之。

按祭法疏云。大社在庫門之內。王社在大社之西。國社在公宮之右。侯社在籍田。太王爲諸侯。當云國社。云大社者。以周之王業本于太王。故以天子之社言之。孔疏必謂文王後取其制以爲天子之社。迂也。

載芟序。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正義云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祈社與耕籍異月而連言之者以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又云此爲百姓祈祭文當主于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爲泰社泰稷焉

右春祭社稷

甫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傳社后土也

郊特牲云惟社邱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疏云皇氏云若天子諸侯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邱乘之民共之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正義云郊特牲云社稷太牢則四方之神亦太牢此獨言羊以會句

良耜序秋報社稷也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

續續古之人傳黃牛黑脣曰犉社稷之牛角尺以似以續嗣前歲續來歲也

正義云牧人云凡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蓋正禮用黝至于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社稷用太牢獨言牛者牛三牲爲大故特言之

右秋祭社稷

七月其始播百穀箋謂祈來年于公社

正義云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云此周禮所謂蜡祭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是十月之時爲民祈來年百穀也

右冬祭社稷

按社稷之義先儒異說五經異義載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五土以爲社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徧敬故立稷以祭之古左氏說共工爲后土后土爲社烈山之子曰柱死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弃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鄭康成釋社合用孝經左氏說釋稷用左氏說不從孝經說謂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

祀之賈逵馬融王肅之徒謂社祭句龍稷祭后土皆人鬼非地神與鄭異也

又按賈疏云社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云大割祠于公社三也仲春天子獻禽以祭社故命民社載芟序云是也孟冬大割祠于公社七月云其始播百穀是也凡國祭社則命民社故地官州長云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

附四方

甫田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傳〕方迎四方神於郊也〔箋〕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

正義云傳言迎神于郊者下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謂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勾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云四郊者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黎鄭志答趙商云后土轉為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又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注云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于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勾芒食于木該為蓐收食于金修及熙為元冥食于水顓頊氏之子黎為祝融后土食于火土

是黎兼二祀也箋言秋祭報功者大司馬仲秋云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注云祊當爲方聲之誤也獮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卽引此詩云以社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

大田　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傳　騂牛也黑羊豕也　箋　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

正義云毛意蓋以此四方既非望祀又非五方之帝故用是牲所以無方色之別鄭以騂黑爲二色故引牧人騂黝以明騂黑爲別方之牲耳非謂四方之祭在陽祀陰祀中也五官之神其牲各以其方色則宜五色獨言騂黑者畧舉二方以韻句耳

山川

總叙

通典黃帝祭于山川與爲多焉與比也比吉祭祀山川黃帝最多虞氏秩于山川徧于羣神周制四坎壇祭四方四方即謂山林川谷邱陵之神祭山林邱陵于壇川谷于坎則每方各爲壇爲坎以血祭祭五岳以埋沈祭山林川澤一歲凡四祭一者謂迎氣時二者郊天時三者大雩時四者大蜡時皆因以祭之禮神之玉兩珪有邸五寸牲用少牢各隨方色幣亦隨牲色器用蜃用五獻祭日王及尸皆服毳冕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祀山川其祭之岳鎮則

升血爲始。四瀆則沈血爲始。次薦豆籩。及爓肉爲朝踐時王酌盎齊以獻。所謂朝踐之獻也。大宗伯亞獻。亦以盎齊。至熟王酌淸酒以獻尸。亞者亦淸酒。所謂饋食之獻。通前四獻也。尸食訖。王又酌淸酒以酳尸。凡五獻也。

按山川一歲四祭。于詩無文。唯有巡守望祀。雖用璋瓚。殺黃駒。與常祭不同。其儀節亦當五獻也。

時邁序。巡守告祭柴望也。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傳】懷、來。柔、安。喬、高也。高嶽、岱宗也。【箋】王行巡守、其至方岳之下、來安羣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

般、序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傳】高山、四嶽也。嶞山、山之嶞嶞小者也。翕、合也。【箋】皇、君。喬、高。猶、圖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望秩于山川、小山及高嶽、皆信按山川之圖、而次序

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合爲一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王也

按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注云四望五岳四鎮四瀆四瀆不言及海據殷序四望中或當及四海陳氏禮書据鄭司農許叔重之說以四望兼上下之神不知日月星辰爲四類非四望也賈公彥云尚書云望于山川望祭中無天神禮書之說非也

耕籍

總敘 通典周制天子孟春之月乃擇元辰親載耒耜置之車右帥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千畝于南郊（春秋傳曰郊而後耕遂籍人力以成歲功故謂之帝籍天子田千畝于南郊諸侯百畝謂借于東郊）冕而朱紘躬秉耒天子三推（諸侯三公冕而青紘躬秉耒三公五推諸侯九推）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粢盛于是乎取之內宰詔后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以獻于王使後宮藏種而又生之甸師營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

甫田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箋 設樂以迎先嗇謂郊後始耕也

正義云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謂以上辛郊祭天即引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又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注云元辰郊後吉亥是郊後始耕也謂于始耕時而祭之也知者以先嗇人神不宜先天而祭故當郊後也祈雨又宜早不可以至二月而田祖是始教田者故知是始耕時祭之也

臣工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 箋 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

載芟序 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箋 籍田甸師氏所掌

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

附田祖

甫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傳田祖先嗇也

正義云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神農為田祖而后稷亦有田功則祭田祖之時后稷亦食焉后土則五穀所生不云句龍能平之則句龍亦在祭中而籥章云以祭田畯尚及典田之大夫明兼后土后稷矣

大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按鄭氏郊特牲注以先嗇為神農神農即月

令夏其帝炎帝也其配神曰祝融蟲生于巽風死于離火祝融所司故曰秉畀炎火

附農器

七月三之日于耜傳于耜始修耒耜也

京房易注云耜耒下耜也耒耜上勾木也周禮攷工匠人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又車人爲耒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勾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庇緣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勾庇直庇則利推勾庇則利發居勾磬折謂之中地

臣工庤乃錢鎛奄觀銍艾傳庤具錢銚鎛耨銍穫

也箋云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銍艾勸之也

正義云說文云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然則銚刈物之器也說文云鎛田器也釋名云鎛鉏類也鎛迫地去草世本云垂作耨釋器云斪斸謂之定李巡曰鉏也郭璞曰鉏屬廣雅云定謂之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此云鎛古耨當是一器但諸文或以爲耨卽鉏或云鉏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云銍穫禾短鎌也然則銍器可以穫禾故云銍穫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耨一銚然後成農是三者皆田器

載芟有略其耜

良耜 畟畟良耜

親蠶

總敘 通典周制仲春天官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是月也命有司毋伐桑柘禁原蠶

瞻卬 休其蠶織 傳 休息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古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

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后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

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正義云世婦卒蠶獻繭于夫人據諸侯爲說若天子則夫人卒蠶獻于后夏傳注云此諸侯之禮天子則獻繭于后是也

附蠶器

七月女執懿筐遵彼微行傳懿筐深筐也

正義云懿者深邃之言故知懿筐深筐也

八月萑葦傳薍爲萑葭爲葦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

正義云月令說季春養蠶之事云曲植筥筐注云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爲之

取彼斧斨以伐遠揚傳斨方銎也

正義云破斧傳云隋銎曰斧然則方銎曰斨斨即斧也劉熙釋名曰斨戕也所伐皆戕毀也

毛詩禮徵卷第一終

受業姪家起丞校字